



2003年3月的北京，乍暖還寒。空蕩蕩的北京機場，工作人員比旅客多。我搭上港龍飛機，一進機艙心更寒了，飛機上只有不到10個人。

前一天我還在拍攝現場。拍電影，一般人都覺得新鮮好玩，其實很難在現場呆下去。一個鏡頭，幾句台詞，幾分鐘戲，導演要翻來覆去地拍，轉機位、打光、調度、講戲，看的人早煩了。只有我，一點不煩更不覺悶。台詞是我寫的，人物是我生出來的，我知道演員的表演不到位，台詞說得是不是恰當，演出的火候是深是淺。電視劇《天下第一樓》已經拍了三分之二。都是好演員：張嘉譯、濮存昕、巍子、王姬，還有人藝的一流老演員馬思然、韓善續、修宗迪、李光復等等，導演是夏剛，夏淳老師的兒子，資深導演。拍攝一帆風順進度很快。但這兩天人心惶惶，城中「非典」鬧得很兇猛，聽到的都是嚴重、隔離、危急、死人的壞消息，但劇組每個人都緊守在崗，沒有一個人請假。終於，宣佈停機，人員解散回家等消息。

回到香港，香港像北京一樣人心慌亂。家就在京華酒店附近，據說那裡是「非典」爆發源頭之一。正在進行的事情已經全停，在北京拍戲的電影人也都回了香港，記得有徐克等，相



當我落筆寫這篇文章時「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第一批106名港人已經抵達香港機場，對於這些在外飄泊的香港人回家的感覺我相信非常特別，以前有句說話「金窩、銀窩不如我家的狗窩」。平日我很喜歡去旅行，工作累了出外旅行又足電回來又再拚搏，但假如那個旅程兩三個禮拜甚至一個月的話就有種很想回家的感覺。到底香港是我們的家，在這個家裡有最好的美食，有相熟的朋友，有便利的交通，有便宜而高質素的醫療……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這批港人回到香港要經過一段時間隔離，有些事情可能很細微但要注意：心態上其他香港人不要因此而太過恐慌，這些港人都是驗了呈陰性才回來的，在觀察期間只要大家做好措施，問題應該不是太大，而作為香港居民，本身不要因為回到了香港了而鬆懈。可能在船上結識了新的朋友，真的可以叫「生死之交」，但最好是先用手機互通消息，互相支持，最好不要在隔離營房間同房間之間互相串門，挨過了這段時間將來大把機會相見。

充足的睡眠，好好休息會減少患病的機會，在這段時間心頭大石放下之後可以好好整理旅遊時的相片，將今次旅行發生的事記錄下來，將來是一種很特別的回憶……

我們還有很多細節要注意：穿的衣服特別是毛衣、大襖、頸巾容易吸附病毒，如廁時有機會不小心碰到廁所，所以盡量穿着可以清洗的衣物，



有朋友的全家人，上了「鑽石公主號」郵輪。朋友早已在事情發生前，對這個旅行感到不妙。於是，他極力勸喻一行總共十幾人，不要去。他的爸爸媽媽，是最終決定人。他們說：「算了，反正已經付了錢，不能退，那就去吧，應該沒事的。」我的朋友警惕性高，還是覺得不去安全，所以極力勸阻。三番四次游說，還是敵不過老人家的固執。於是，全家都去了。過了幾天，就發生了現在全香港都很關心的船上疫情爆發的悲劇。

第一天出事，我的這位好兄弟就聯絡我，就話他的家人正想辦法下船。「中央空調，船上沒有足夠隔離裝備，其實很容易周圍行走，全員感染只是個計時炸彈。」我朋友如是說。我告訴他，唯一的自救辦法，就是盡量讓大家都知道船上在發生什麼事，希望透過大眾的關注度，引起政府採取行動，包機接載他們回來。

問題不是政府會否做。而是政府人員不在船上，在船上的人才明白事態有多緊急。既然如此，就必須加快政府的行動。後來我們知道，有日本衛生專家到船上視察，認為安全環境極差，在船上比哪裡都要危險，甚至比起在非洲面對伊波拉病毒疫情時更危險。而一些在船上的英國人，也即時不斷地給BBC和社交媒體提供訊息。

舊景重現

約自覺在家隔離。

樓價大跌，股票見底，人心低迷。和眼下一樣，戲劇、電影製作全停，沒事幹，每天看着窗外發呆，反而惶惶不可終日。接到香港話劇團總監毛俊輝電話，董伯伯（董建華）的政府想起了藝術，指派香港三大藝團，話劇團、舞蹈團、中樂團，聯合做一台節目，指明要能鼓舞人心的製作。毛俊輝找到我，希望我以最快的速度寫一台音樂劇。人馬上精神起來。聽說請來顧嘉輝作曲，黃霑作詞，我更精神了。

我和黃霑相識，是因為拍電影。那年他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為香港電台講解賽事，其中一場「競走」的比賽，撼動他的心，陳麗玲戲劇性地奪得世界競走奧運冠軍，為中國拿到第一面田徑金牌。黃霑想把她的故事拍成電影，找我做編劇。追蹤採訪陳麗玲，從香港追到她的老家東北鐵嶺，一路都是故事。可惜各種原因那個電影沒有完成，但我和黃霑成了朋友。

有了精神，最快速度40天完成劇本，之後就是和導演、編曲、作詞磨合。那一年毛俊輝尚在病體恢復之中，創作會議都是在他家裡開。都是創作人，開會也很開心。顧嘉輝很紳士，不多說話，句句都在點上，黃霑一貫的張牙舞爪，但絕不胡攪蠻纏。為了用什麼劇名，我和黃霑打了起來。（待續）

小節不容忽視

去洗手間之前將頸巾放在包包裡或圍到不容易跌出來，女孩子的長頭髮最好紮起，不要飄來飄去。

在疫症期間最好是戴有框的眼鏡，可以避免不乾淨的手佩戴或去除隱形眼鏡時將病毒帶入眼結膜或角膜，而且起到保護眼睛的作用，以前我做產房接生很多時都發現眼鏡上有血跡，這也是我不戴隱形眼鏡的原因，擋得幾多算幾多。

最近有人用打火機來按電梯的層數，然後打着火來消毒。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有人人在電梯裡噴了消毒劑或者酒精類的物體，一打着打火機可能會引致燃燒，在電梯裡面一發生火災那傷及的是整棟大廈，電梯裡的人首當其衝。

因為物資短缺很多人囤積了口罩、廁紙、潔手液、酒精等物品。適量就好，如果太多酒精用品要小心火種，口罩和廁紙在春天很容易令病菌滋生，反而對健康有害。用漂白水或其它清潔劑也要小心，要在騎樓或走廊通風的地方開稀和轉瓶子，有老人家、孕婦、小孩子、寵物的家庭更加要留意漂白水的濃度，用完要用清水過水，否則會引致不適，甚至有害。

除了要將鞋子放在有消毒液的地氈上消毒外，也要將出過街的嬰兒車、輪椅、拐杖等輔助工具消毒。減少將病菌帶回家。在回家見到家人之前最好洗乾淨手和臉，除去用過的口罩才同小朋友玩，和家人相處。

每一個很小的步驟，都可能是防疫的關鍵，不能掉以輕心。

生命的寶貴

最後，我的朋友父母被感染了，但他的其他家人，包括年屆90歲的婆婆，沒事。

所以他父母要到日本醫院隔離接受治療，而其他家人可以搭政府包機回港。他父母本身身體健康，希望他們早日康復。我一直在想兩件事情。首先，如果我當初是他們，負責起全家的這次早已準備好的旅程，不菲的費用已經全部付出，而當初不知道疫情會如此嚴峻，兒子勸喻不去，自己又去不去好呢？

他家人天生樂觀，全家人都喜歡嘻嘻哈哈的。我認為，還是去。現在也沒有什麼後悔的。我知道船上自從開始隔離後，生活一定很無聊、設施和飲食肯定不如一般情況。但苦中作樂，也不失為人生中的一段深刻記憶。另外一件我在想的，就是保險的重要性。真的，我從來不買保險，但經歷香港過去這一年的不同風波，我意識到，真的要保障萬一。

我不知道這家人有沒有人人都買好旅遊保險。我只知道，以後我面對人生，肯定把一切保障自己的不同保險都要做好。經一事長一智，人生中的不同意外，實在是隨時可能發生。經歷這一役，我想家人們肯定更能體會到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寶貴。

也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經歷。祝早日康復！



懷念肥姐 懷念香港好時光

目下香港……疫情蔓延時。

提及疫情比我們更嚴重的內地，不相伯仲的台灣地區、新加坡、日本，心情無論如何也好不起來！

不同設計畫圖，落筆隨心隨意起伏跌宕；寫字撰文並非感性行為，而是極理性測度處理，必須心無旁騖始得流水行云。

晨早八時多起床，咖啡奶茶飲過，情緒未能還原，負面新聞及朋友不斷發來疫情及仍未肯告一段落的所謂社會運動……叫人嘆息低迴。百無聊賴，看到別報封底，大篇幅報道鄭欣宜懷念母親沈殿霞（肥姐），香港人及華人永遠的開心果——肥姐。

肥姐離世十二年，欣宜透露永難釋懷母親的早逝，得知肥姐得絕症，整個人崩潰零散猶如天空塌下來。母女血肉相連濃得化不開的深情，誰都理解；與肥姐無半點血緣關係，泰半市民亦也神傷。我們屬於看着《歡樂今宵》長大的一代，幾乎周一到周五，每晚就算不是看着，或在家中二樓自己的房間趕緊將學校功課做完，也難禁肥姐如銀鈴般清脆的笑聲從樓下大廳的電視機傳到耳際。

首先發現肥姐不同一般靚女明星，卻無減吸引的胖嘟嘟面孔，為童年極幼隨着祖母到戲院看邵氏黃梅調電影《紅樓夢》，戲中人物極多，能清楚記得：樂蒂飾的黛玉，丁紅飾的寶釵，連鳳姐是否由高寶樹飾演也已模糊，卻深深記得戲分不多的傻大姐，由沈殿霞飾演。

跟肥姐不算熟，一兩次長輩宴請的席上，也曾上過她的電視訪談節目，嘻嘻哈哈跟我們自小的印象吻合。背地裡她也有沉默，公眾場合及出鏡前用心揣摩如何在鏡頭前演繹的時刻。

從我們童年時香港清貧的歲月，到少年時香港起飛，從國外上課後回流搭上香港黃金列車的青年期；肥姐的笑聲始終不離不棄與我們同在，縱使SARS，也萬眾一心，迅速反彈。肥姐辭世這些年來，香港一直反反覆覆，難再尋覓昨日的安穩，二零一九年中至今更是我城比抗戰的三年零八個月更慘淡的時光，際此肥姐離世十二載，對她的笑聲更是無盡的思念。

■ 肥姐沈殿霞紅透半邊天，至標準的開心果造型。 作者提供



沙士和新冠肺炎是兩回事，藥物疫苗也不一樣

不少人說，沙士和新冠肺炎都是冠狀病毒，它們的發病原理，病人的感染規律、症狀發展階段和模式、醫療的策略和方法都應該是大同小異的。這種想法大錯特錯。

根據現在最新的病毒植株的研究，發現了病毒進化的速度很快，基因的變異與沙士病毒不一樣。沙士的死亡率達到了百分之八至十之間，結果是沙士殺死了病患者，也斷絕了自己繼續傳播和複製的機會，沙士再不能在人類中間人傳人了。在二零零三年一月，沙士病毒在中國首先爆發，到了七月份因為溫度升高，突然停止傳播了，變得無影無蹤。

新冠肺炎病毒則不一樣，總死亡率是百分之二點三，湖北省死亡率為二點九。

其傳播的模式有兩種，一個分支毒性比較大，很容易引起重症狀，甚至出現了因子風暴，專門向老年人、心血管病、糖尿病的病人傳播，重症比較多，死亡率比较高。病人的病情惡化速度很快，幾個小時內破壞了病人肺細胞功能，病患者由於缺氧氣，令到了其他內臟細胞也死亡，功能衰竭死亡。這一個分支大約佔百分之十。

另一個病毒分支佔百分之九十，進化的表現則不一樣，經過了在人類中間感染兩代到三代，病毒基因也出現了變化，變得潛伏期比較長，一般是七天到十四日，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許多病人在潛伏期未有出現發燒和咳嗽的症狀，也一樣可以傳染別人，成為了超級的隱形播病毒者，特

別是年紀過了五十多歲的病人，比較容易成為了「隱形毒王」；換句話說，這一個支系有機會引起社區爆發，並且會發展成為人類群體中的傳染疾病，就好像甲型的流行性感冒一樣，揮之不去。

新冠肺炎病毒的進化，與沙士病毒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它更加善於在人類的細胞內生存，而且降低了它的殺傷能力，為自己能夠長期在人傳人的生態中保持十四天或更長時間。在病人發病之後，也繼續傳播疾病，即使痊癒了，發病者的抗體也很少，而且會出現遞減的趨勢，科學家推算十八個月之後就會沒有抗體。這就好像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之後，還會第二次患上流行性感冒一樣。

科學家警告，不能輕易地說，新冠肺炎病毒大約到今年四月份就會結束。它有可能長期地傳染人類。

病毒並不是完整的細胞，沒有自己單獨繁殖的能力。因為其結構非常簡單，由蛋白質外殼和內部的遺傳基因組成，只能寄生在宿主中，利用宿主細胞中的物質，依靠宿主的細胞的繁殖系統，去大量複製自己的基因實現繁殖，最後等候宿主細胞死亡和破裂，將複製的基因釋放出來，傳染給另外一個宿主，循環地繁衍生存。宿主的免疫系統，會殺死病毒，因此，病毒會喬裝打扮，欺騙宿主免疫系統的白細胞或者巨噬細胞，讓自己進入宿主細胞核之內，生存和複製。病毒會喬裝打扮的過程，就是進化的過程，適者生存，不適應的就滅亡。

現在的情況看來，免疫力強的年輕人，

現實就是殘忍，人的生、老、病、死也是正常的人生階段，但往往當我們面對「死亡」這兩個字的時候，就很難去接受這個事實，思念之情便跑出來，控制不着情緒。

曾經在韓國，有一個家庭，父母擁有一個女兒，但他們的女兒患上先天性的疾病，活不到六歲的時候便離開人世。當然她的父母非常難過，很難接受自己的女兒這麼年紀小小便要離開這個世界。所以自從這個女孩走了之後，她的母親在她離開的半年內，還是不斷地在社交網上，發出很多帖文，內容都是思念女兒的感受，每天以淚洗面。有一天，一個電視台的監製，看到她抒發掛念女兒的文章後，很想用一些方法，去安慰這個母親。那監製便找一天，相約幾個同事，一齊開會，研究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這個母親。結果他們提議，利用現時非常流行的VR科技，透過一些複雜的程式設計，再加上他們的想像力，打造出一個跟這個母親的女兒像真度達九成九的女孩出現。

方法就是，他們先邀請一個無論是高度及年紀，都跟這個母親的女兒相若的小女孩，在錄影廠內，接駁上不同的儀器，透過這個VR技術，去拍攝出這個小女孩不同的動作，而且在場人士會詢問她很多問題，就可以把這個小女孩回答問題時候的表情及說話記錄下來，當這位母親看見這個小女孩的時候，就可以互相交流及對話。而且他們透過畫像技

術，把這個去世女孩的樣貌投放在假裝這個小女孩的面容上，看上去，就好像是真真正正這個母親的女兒站在眼前。

雖然這個電視台出於好心，令到這個非常思念自己去世女兒的母親可以得到一點安慰；另一方面，這個母親戴上VR技術的眼罩之後，看見用技術製作出來的小女孩，就好像自己的女兒站在前面，然後跟她說話。但你也可以想像得到，當這個母親看見已去世的女兒站在自己眼前，自然非常的傷心難過，而且嘗試伸出雙手觸摸她，還不斷問這個小女兒的問題：「妳現在過得怎樣；有沒有掛念媽媽；習不習慣生活？」然後這個女兒也回答：「媽媽我很掛念你，很想再次做你的女兒。」當你看到她們這些對話，心也酸了，非常難過，何況這個母親知道已經失去的女兒站在眼前，其實不是真的，純粹透過科技來接觸小女孩。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有點「殘忍」。不過可能在某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這個母親對女兒的釋懷。

所以我覺得，科技絕對可以帶給人類很多方便及接觸到一些遙不可及的東西，也可以為人類解決很多問題。但透過這些尖端科技，也可能會令到我們失去一些東西。無論如何，只要好好地利用這些科技，就可以幫助我們應對不同的要求，令日子可能過得更加好。不知道多少年之後，可能我們意想不到的科技便會推出，令到我們更加可以過着很好的生活。而我最希望能夠做到的科技，就是「永遠身體健康」，在此，我也祝你們身體健康。

即使感染了病毒，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不會出現新冠肺炎，經過治療，不會轉化為重症，他們大概六到十天就可以出院。這個疾病的特點是要早發現和早醫，基本上沒有生命危險。但上了年紀和慢性病患者，由於早期不發病，成為了隱性的病人，直到病毒的數量發展到很大量之後，立即進入肺炎階段，即重症，性命就非常危險。因此，對抗這種疫病，關鍵要有快速的測試劑，盡早檢驗出帶有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病毒可能來源於蝙蝠，其免疫系統也非常特別，能夠分泌出干擾素一類的物質，讓病毒無法侵入牠的細胞內，所以，蝙蝠從來不會被病毒所感染患病。蝙蝠利用其口水、尿液、糞傳播給蛇類、穿山甲或果子狸，利用了牠們的細胞繁殖系統則可以大量複製病毒，並協助病毒基因變異，變成了向着人類傳遞的病毒。所以，今天要對付新冠肺炎的疫情，首先要找到病毒基因的排序，設法破壞其向人類傳染的基因，找尋到有效的對抗新冠肺炎的病毒疫苗，其途徑包括製造滅活疫苗、mRNA疫苗、重組蛋白疫苗、病毒載體疫苗、DNA疫苗等五種辦法。

今天研究抗疫，也採取了不同的思維方式，如測試劑、治病的新藥物、疫苗一起上馬，一起開花。中國連外國人都想不到的、辦不到的中藥預防、中藥進行治療新冠肺炎的研究也取得了結果，制定出新的方劑，根據一萬多宗的中西醫結合臨床試驗，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患病者加快痊癒出院。

新冠肺炎下的舞台演出

界帶來極大的衝擊。

最近，我在網上或社交媒體中看到和收到大量劇團或主辦機構宣佈取消或延後演出的通知，可以想像他們所面對的考驗是何等嚴峻。

當演藝團體所有預先準備好的演出全部無法在這段期間上演，那麼已經排好了的演出怎麼辦？延期上演？延至何時？誰知疫症會在何時消失。到時是否一定再有表演場地？大家屆時是否又要再次競爭場地？表演者到時是否一定有檔期？各方面簽了的合約能否繼續生效？主辦單位已花去的時間固然難以補回，花去了的金錢又如何得到補償呢？演出不成，他們應該如何支付酬勞給已經在多月來付出時間和技術的各參與者？

更慘情的是，已經出售的門票都要全部退回。明明已經「袋袋平安」的金錢卻要再從口袋中挖出來賠還給觀眾已經是一件令任何人都愉快的事情，但是還要面對非常艱巨的退款工作。平時退一兩張戲票的款項已經牽涉很多工夫，何況是大批門票的退款行政工作？

讓我想想身邊主辦單位面對的難題來作實例。有一個劇團本來二月份上演一個劇，年底

上演另一個劇，導演請我代他邀請兩位明星演員參演年底的演出，兩位也預了檔期。可是，現時二月份的劇無法上演，逼得改在年底演出。問題來了，原本安排在年底上演的劇便要改至明年了，可是，那兩位明星卻未必可以參演了。

一個劇團的安排被完全打斷了已經可以引起很多問題，何況是一個大型的藝術節？每年二至四月是香港藝術節的演出時間，所有工作人員在這段時間內都忙得人仰馬翻，連與家人過農曆年的時間也沒有。可是，疫情正好在這一段時間爆發，藝術節的所有演出都必須全部取消。籌辦一個國際性的藝術節往往花上好幾年的時間來挑選劇目、商討合約、訂定場地、發售套票、宣傳……單是安排來自全世界數十個城市的藝術家和技术人員來港的機票、食宿、交通、保險，以及運載佈景、戲服、器材等等的工作，已經足以讓一組人忙上一年。現時停止了所有演出，令所有人員過往的心血付諸流水，觀眾也少了一個機會欣賞國際級的表演。

可以想像新冠肺炎為演藝界帶來的傷害是如何巨大。